

讀者  
園地

# 六道輪迴的證明

慕雲

## 一、靈魂不滅

不管六道輪迴是佛說不是佛說，總之佛教確是承認有其事的。就我個目的見聞上來說，我也不敢把它當做虛談。我想，佛教既然相信六道輪迴說，當然也不能不承認靈魂不滅的。法性真如所顯現的一切衆生，本來就有一種願望，期望回到原來的法性真如上。有了這種欲望，所以智識較爲進步的人類就燃起征服自然的念頭，遂造出種種學問來。所以世上的學問就是求取真善美圓滿的佛性過程中，所產生的副產品而已，它既不是完善更不完善的學問，拿來當做求取圓滿無缺的佛性的參考，却不能把它拿來當做求取佛性的標準。

換句話說，世上的學問就是我們用來磨淨自己的靈鏡的，所以今生沒磨淨的靈鏡，來生還要繼續去磨，生生世世繼續去磨，一直擦到靈性純淨的時候，就是體悟佛性超輪迴的時候。而在這來去去的輪迴當中，善能修性的人，智慧就不斷地上進；任性放蕩不想修性的人就愈下墜。那麼可算是前生有修的人我們人類，爲甚麼憶不起前生的事略呢？那是因爲被我們各人自己所造的業障迷著的關係啊！前生所獲得的智識雖一時被蒙住了，然而前生有修的人，今生一經點醒就會很快地領會，不然者就不得不再從初步學起，人類的有智慧的差別，就是基於這樣產生下來的。

可是爲差別因緣的關係，能夠知道自己前生的人不是沒有有的。

如清初進士汪可受，能記三生，一世爲秀才，二世爲驢，三世生於農家，墜孳就緒，乃再生的父母以爲不祥，幼年就能死，少年成進士，後來官至大同巡撫，此事載於縣志，當然不是僞言吧！

再舉一事來表明智慧自前生的不謬：清嘉慶年間，黃州知府陳米湯，自到任後，不嗜此，胡爲屢作是夢？頗爲不解。某歲元宵節，家宴後，醒後，齒頰間尚留臘餅香味，大異之。惟是夕夢中所經道路及民家房舍，至爲明了。當命侍役提燈，出北門，依夢中路線，行約三里許，見道旁一茅舍，微有燈火，瞻視之，曰：「即是處也。」

詞道行疲，一老嫗，白髮鬢然，陳託入，屋僅兩椽，其一陳一棺，極樞中何人？嫗謂亡夫。陳問何供湯糲？嫗謂亡夫生前，惟嗜此品，故常以是供祭，陳問爾夫歿已幾年？嫗謂已四十二年。陳問其歿時年月人歿之日，即陳聞之大駭，蓋此母此人轉生耶？因問棺中葬不葬？嫗曰：「一余夫婦伉儷極篤，余一生無所出，渠死，余然無依，仰薄田度日，故留其遺骸相伴，俾余死後合葬耳。」陳問爾夫生前何業？嫗曰：「讀書耳，但不得志。」陳問書籍尚存否？嫗曰：「俱在書箱中，惟四十年未開啓耳。」陳索觀之，書多被蟲蛀，惟齋稿兩冊尚好，陳

略一翻閱，不禁駭汗，蓋其此生由入庠至中進士，皆此齋稿中文，一字不易。於是斷知此人實其前身，老嫗即其前妻也。然而已隔世，言之駭人，因譏言其夫與父輩有舊，囑嫗葬其棺，迎至署中，當非僞。

## 二、神鬼的存在

誠然，一個宗教裡面必定要有它特殊的哲學思想，但不一定它就有這個宗教的整個，我們知道每一宗教裡面，總有一種不可描繪的神秘因素，這種神秘因素因爲不容易用完善的科學來分析，所以一般陶醉於科學萬能的學者們就一味把它否認。這種態度說不定就是所謂學者的風度，可是世界上用現代人類的眼光，解決不了的事情太多了，更不敢否定的事情却法把它分析，以不相信呢？

譬如神鬼吧！本來人類死後，他的靈性就隨其所造的業力去轉生，或在人天，或轉畜生，或墮地獄，或在鬼道。所謂神者，有屬天上帝者，亦有屬鬼道的。前者如諸天上帝等，後者如城隍土地等，均爲神道易，神鬼之說雖然有點兒迷糊，不容排在前面的許多事實，我們也難能把它抹煞的。尤其是生長於以談神說鬼爲家常便飯的我們中國人，任你嘴裡怎樣地不說，心裡也暗暗地相信呢。即如科學發達國家的美國，也照樣有很多相信鬼神的，下面這個故事，便可以證明神鬼之有無。

美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城青年會有一位天文學教師海華斯，在四會的一個晚上，遇見了他父親的鬼魂。那一天晚上，海華斯在青年會裡羈留較久，回家就寢，已近午夜

，較平時遲兩小時，他太太早入夢鄉，爲了不驚擾她，悄悄地脫衣就睡。

上牀後一刻鐘的光景，他覺得迷迷糊糊，好像從熟睡中醒了過來，實際上他沒有睡着。門外有人在轉動門鍵，窸窣有聲，他坐起來想看個究竟。

「我睡眼惺忪，還沒有看清門戶的方向，」他說：「我父親推門而入，面目清晰可辨。」

親已推門而入，他並不覺得十分詫異。突然的出現，他並不覺得十分詫異。他以為他父親預先藏起來，到和他開玩笑。他父親就是這麼一個脾氣。

「他走進房內，站在離我二呎遠的地方，」海華斯說：「他臉上表情，我現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他不是開玩笑，愁容慘慘，過去從沒有見過的，難道家裡有誰，遭遇了不幸？他伸出手掌，和我緊緊相握，情形迥異往昔。他邊握手，邊搖頭。我正在驚疑不定之際，猶作轉瞬，他已不見了，我的手，猶握到父親的服裝，不覺平時海華斯注意到的時間，約有半分鐘。那樣的衣服，帶着，吊着背帶，在工作服口袋內，佩帶鉛筆，鋼筆和彎腳規。

「正在我呆若木雞的當兒，」海華斯繼續說：「前門鈴聲響了，是我哥哥拍來的，遞給我一封電報，半父故，盼速歸！」

親去時穿的這套衣服？原來他父親的完全一樣，雖是一套極普通的工

# 祝 老 八 十 生 辰 感 言

生 浮

由于大陸變色，不願坐受共匪暴政虐待的僧徒，都湧來自由天地的香港，使香港佛教激增數百僧徒，這是香港空前未有的盛事。在這數百避難來港的僧衆中，有為講經說法，有為講經說法的法師，有為名山大寺的方丈，有為青年學僧，有為宗門長老，有為經懺僧和行脚僧；同時就在這五方雜聚賢愚不等的難僧中，有一位青年碩德的高僧，那即是青島湛山寺的虛老法師。說起虛老，這又不獨是在港難僧中唯一道高望隆的巨德，也是我國全體佛教上數的人物。而虛老的宏化事業，多數是在北方；修建廟宇，興辦學院，為老建樹中的巨業，這些功績教佈在黃河流域和關外地區，北方佛教因之奠下繁盛的深厚基礎。可惜時代的劇變，又帶給佛教空前的災難，不啻是南方和北方的佛教，而今都在共匪統治下，受到無法估計的損害，打失了繁盛的發展和光大的作為。

復次，虛老來港，雖然為了逃避共匪的災害。但為救的願心，絲毫未受影響，這從虛老來港後的表现上，可以見之；因為虛老在港曾辦有華南學佛院一座，攝收一般失學而可造的逃難青年僧，予以佛法的

灌輸，為來日復興佛教蓄養一批幹部人材。該院設在荃灣宏法精舍，地址優美，環境也很幽靜，第一屆的學僧已於前年修業，現第二屆的學僧亦將在明年春間畢業了，而虛老這種為教為人的精神，顯得非常年輕，這是一般長老所不如的。所以僧俗佛徒對虛老的一見一聞，莫不五體投地表示崇敬。筆者出生和參學均晚，又以因緣的差別，未能親近他老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！但是他老的德望，早在十餘年前，在江蘇鄉間小庵中，即已從盛傳吾國佛教有三虛——虛雲、太虛、虛白——的傳說中而知名。然而遺憾之中也有一點欣慰，那即是筆者能在不期而然的香港拜識他老，因此得着不時親近的機緣，這是我所想不到，所以感覺很慶幸！

六月初一，是他老八十八生辰的日子。八十高壽，這是多麼難得難逢的事！照一般的人情說，應該要廣告師友徒衆，熱烈地慶祝一番才是，而況他老又是現前不可多得的大德，對佛教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哩！可是他老對這人生僅有而難得的一次八十壽辰，却若無其事，不獨不許及門的四衆弟子有所表示，即連平素的友好，亦不與聞，他老此種超然脫俗的胸懷，十足地顯出了僧寶的聖格。而虛老的偉大，到底購不住四衆佛徒的良知，儘管他老的壽辰秘而不傳，但終為敬仰他老的佛徒們獲知，所以在初一的這天，仍然有很多的四衆佛徒，抱着敬老尊賢的情緒，去為他老祝壽，這該是虛老想不到的事吧！而筆者在這天，也曾從青山趕去參加。當筆者抵達弘法精舍時，見到大殿上已

擠滿了四衆佛徒在念延壽普佛。筆者在殿門前肅立良久，一面自責來遲，一面看到這不常看到的普佛，覺得念普佛的四衆中，很多是不常見的，有些甚而請不出來的，這次却不約而至，不愛出來的也來了，尤其四衆之中的出家佛徒佔了全體的百分之九十，打破歷年常見常聞的老太婆佛教的讖嫌，反相的老太婆只有數人而已，男居士却還不少，於此也可見到道德和人格的價值，到底不與虛有名位者流同。至此筆者自覺地著起袍衣，至後老處祝壽禮，隨後即參加普佛，回向時筆者才見到設置非常簡樸的壽堂，中央掛著一幅「佛壽無量」的壽帳，那是該院全體師生敬祝的，此外僅有一副壽聯和幾隻玻璃壽屏點綴着。在回向中值得提出一說的，即是「增福壽菩薩」特別唱得很多，一直唱到數十位來賓次第上香禮拜完畢，大有欲罷不能之勢！如果有人要問一共唱了幾多遍？我想，除了當時維那師在暗持數珠計數，誰也不能清楚地答出。而且唱的那樣虔誠和壯實，亦足以表達四衆人們的祝願之切？而不求福壽的佬老，人們却偏偏願他增福益壽，于此也可見四衆是怎樣的敬愛他老了！

普佛完畢後食齋，這時後老命學僧把來賓供養他的壽儀啦，毛巾啦，拿出分贈大眾。本來我們是來祝壽的，這樣一來，却變成祝我們的壽了，大家在感愧之餘，益敬他老慈悲喜捨的風度！而大眾用畢輕鬆爽口的齋齋，紛紛地又各奔山頭。筆者更承大光法師贈我一部「影歷回憶錄」，為大光法師記述佬老所說一生的經歷，編印以壽佬老的

穿過這樣的衣服。再檢查襯衫口袋，果有一支鉛筆，一支鋼筆，一柄彎脚規，並且鉛筆桿兒是賽璐珞質，和海華斯的預言「一吻合」。口袋裡佩帶鉛筆鋼筆，也許是人之常情，但是那柄特別的彎脚規，你也能說是「偶合」嗎？海華斯平日很少夢魘，而且遇見鬼魂，是在接到噩耗之先，電報不能影響他的心理。他立即奔喪回里，前後不過二三十小時，印象清晰，兩地印證，竟不差絲毫。

「美國心靈研究會」專門調查和研究那些神奇鬼怪的事情。該會擁有男女會員六百八十人（來自國外者十九人）人材濟濟，有著名的醫師，精神分析學家，心理學教授，哲學教授，審判官，魔術師，傳心術專家等等。但是天地之大，無奇不有，像上面那個鬼故事，憑這麼多的專家學者，也無法解析清楚。（載自十月份讀者文摘）

該書印刷精美，分裝上下兩厚冊，筆者接後且行且讀，對他老壯年毅然決然地擺脫妻兒的情縛去出家學佛，而後負起弘揚佛法，濟度人世的責任，使在塵勞中的妻兒，亦能沾到佛法的勝利，這種出家，學佛的精神，在今日的出家衆中，稀少又稀少，故更加尊敬！

最後筆者祝願他老「老而彌健，常為人海中的燈塔，給迷失方向的衆生，予以光明的指導與救護！」

夏歷六月初四日寫於香港青山。

